

168
4
6

瓊臺會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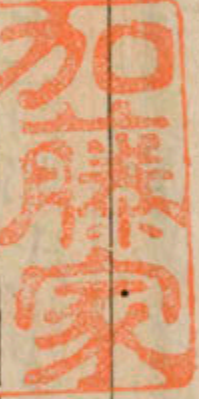
四之五



瓊臺會稿卷之四

序

文昌邢氏譜系序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海南氏族所謂故家喬木者皆自中州來故其遺風流俗往往而在蘇長公所謂衣冠禮樂斑斑蓋指此也其散在四州者瓊為多瓊屬邑文昌大藝可數者五六家邢其一也邢之先自汴來蓋在宋南渡初至今子姓蕃衍散居邑中者殆居他姓什三四焉所謂五六大族其殷富一時雖或過之至論其盛且蕃未有或先邢氏者豈非其一姓之尤大者乎族不徒大而且多賢隱而取者予未能盡知也所及知者其顯而賢者耳所傳聞

者則有宋故某官夢璜以文學政事著聲前代載在郡乘可考也所聞者今某處教諭貴明經潔行所至師仰所見者則予友蘇郡太守宥也宥字克寬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陞知台州府事尋改蘇郡邑人自國初至今登進士第者僅三人然仕止郎官今克寬年未五十已官二千石守天下大郡清名美政播聞朝野華階峻秩日進日崇不止此也然則今日邢氏之族又豈但大於邑中諸族而已哉邢氏舊有族譜爰燬於火至克寬之先大父某府君咨訪故老蒐羅散失粗錄成帙晚年以授克寬俾終厥志克寬承命惟謹寢息不忘者垂二十年始克承先志命之曰邢氏譜系間攜來京師以予同鄉且相厚也屬予序嗟夫氏族以名爵顯名爵以才德著氏族蕃而名爵無聞樛櫟之林也名爵顯而才德弗稱土木之偶也有名爵以表氏族有才德以副名爵則雖在中州聲名文物之地亦云鮮矣而况遐遠之地也哉是則文昌之有邢氏邑里之望也邢氏之有克寬族屬之光也後之承其統緒同其宗盟者益思所以繼之承之光之大之於無窮哉

廣昌何氏家乘序

後世作譜者率遵歐蘇二家說者多病其簡何也蓋家之譜視國之史史紀一國之事不得不簡譜錄一家之事不可不詳彼其世遠人亡載籍湮微往事無所於稽不得已而略之可也苟耳目親所見聞明有徵驗可以貽遠而示範乃亦棄之而不錄博雅好古君子所不忍也曾謂仁人孝子而忍忘其先德哉此

廣昌何氏家乘所由作也子友大司寇盱江何公廷秀續其先
太宰公所輯何氏家乘間以見示屬爲序蓋兼本二家之義例
而折衷之詳書備錄巨細不遺分爲六卷一譜序二族譜圖三
宗譜圖四家傳五婦德六先塋志而附載地封制書贈送詩
文而終以先世遺事其於廣昌書錦何氏一族之事詳且備矣
凡何氏受姓以來見于史傳者殆無遺焉予嘗讀韓文每疑其
序送何堅何與韓爲近之說意謂古人因生以賜姓爲其後者
非所出而冒之容或有之聲音偶爾相近出於一時方言者焉
能強人以必從哉疑其言無所本及讀史記周本紀註應劭曰
氏姓註云以何姓爲韓後然謂之以爲後則固非聲音偶近者
矣近世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謂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
韓氏韓後爲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爲何隨聲變
爲何氏名世宋人去古益遠何所從而得此說哉考之孫愐唐
韻韓滅子孫散居江淮間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鄧說蓋本諸此
然則孫說本於韓應氏生二子之前數百年其言必有所本且
明言其出氏姓註非無徵之言也韓子偶未見歟抑或別有所
出歟自昔觀人之國而論其世者必徵諸文獻予竊以謂論人
之家世宜亦然何氏之賢人在前代政事則有武經術則有休
名位則有曾三人者其尤者也若以典籍言之則休精羊本旨
羽翼聖經得以從祀孔庭垂名千載其次則西疇常言鑿鑿乎
布帛菽粟之文宛然濂洛宗旨也今書錦之何實出西疇太宰
公西疇先生六世孫也先生諱坦仕宋爲寶謨閣直學士廣東

提刑太宰公中興其後而司寇公實踵太宰公之武父子清名
勁節為當世偉人俱以經術發身賢科歷官中外位八座為時
名臣 本朝革中書省而專任六部今尚書執政大臣也視古
丞相然百年以來大江以南父子相繼為尚書者僅見何宗所
謂政事經術名位至是益大以顯况公又多有著論大雅君子
卓爾不群其所以具瞻四方傳布後世文獻之足以徵者豈止
一時一方而已哉昔漢常賢父子相繼為相玄成作詩以自効
其述祖德也曰赫矣我祖慶流于裔於體厥德於赫有聲其勉
後人也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勸其庶而今公父子
實足以匹休於漢之常氏而為其後人者蓋誦是詩以相勵思
齊其先人而庶幾其企及乎予與公偕登甲戌進士第同年中
志同道合者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貴溪之周坊有鉅姓曰周氏者氏雖同而其實則丘也丘之先
出自宋魏國忠定公公之子壽雋以字行生子汲知饒州汲子
必恭始居郡之樂平邑人稱所居曰丘村其玄孫亨通分居餘
干之珠湖子真寶者徙邑之墩頭墩頭密邇信之貴溪世與貴
溪周坊周氏連婚姻真寶四世孫常萬軒者生六子時周氏之
嗣因命幼子惟政為其後至今四世矣惟政生子旭鑑守台有
聲終浙江叅政孫祺守括致政家居曾孫鼎字宗用者又以進
士選屬刑曹擢任陝西按察副使今改任于閩將行過予謂曰
其與子同年登第三百五十人中惟吾二人者同出丘宗然其

之姓尚從于周屢曾上疏請復之而未遂其志某之心切切于
是未嘗旦夕忘也竊恐歷世日遠世其後者莫知所自思欲續
本宗世系著其所以然以示後來豫求子一言他日譜成以冠
編端予以歲甲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未有同姓者惟宗用一人
與予同所出然而列名于金門之榜紀實于登科之錄者則又
以周姓著焉予與君固知所自矣而天下之人曷以知其然哉
是則宗用之譜不可以不續而予之序亦烏可以不作哉謹用
考吾丘氏受姓之始末俾以繫之世系之前庶其後之子孫知
其源流之所自也按志氏族者謂周太公望國于齊都營丘子
孫因以爲姓及考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樵周
註云姓焦名牙炎帝之後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
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于齊都營丘其地在今齊州臨淄或云維州昌樂有營丘故城
凡二十八傳而田氏奪其國夫自太公一傳而爲丁公僅五傳
而至胡公靜徙都薄姑山則齊都營丘僅四世爾其子孫以地
爲姓者不知始於何時意者遷薄姑之後其留營丘不去者遂
以爲姓邪雖然天下之地名如宛丘潛丘黎丘之類非止一營
丘也况丘氏之外又有所謂閭丘氏葵丘氏梁丘氏陶丘廩丘
曼丘淄丘之類皆出齊國豈皆太公後歟若左丘明見于魯論
咸丘蒙見于孟子浮丘穆丘出於列仙丘林丘敦出於夷虜則
後世以丘爲姓者亦云多矣安知其不如今世之人上官氏之
去上東方氏之去方邪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

公父子之顯融故也然丘姓顯者多著於南朝齊梁之世率出於兩浙之間則江南之丘有自來矣宋人顯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載其子壽邁而不及壽雋壽雋仕理宗朝官至尚書其知婺州時嘗援朱文公張宣公例請呂成公謚蓋亦崇尚道學者也是則周坊之丘本於丘村丘村之丘原於江陰江陰之丘其前也有忠定公之建功業有尚書公之尚道學自分丘村以來雖有顯者而不甚大著抑自墩頭變為周坊之後四世而三人皆紆金曳緋殆若果木然必剝接而後始大榮茂邪雖然枝葉之茂由其根柢之大也苟非厚積其基培植其本斲泉以灌溉之除穢以保養之而欲其蕃盛碩茂大至百圍長至參天多至成林無也予願凡為丘氏子孫者世世相承積道德以立其基敦仁義以培其本讀書學禮所以灌溉之也懲忿窒慾所以保養之也以是而持家保族則其博大而悠遠豈不有必然者哉譜成書予此言於卷帙之首非但為周坊子孫告凡分自丘村而出於江陰者皆所當知也雖然豈但江陰哉凡天下丘氏者皆不可不知焉

豐城涂氏族譜序

古者姓氏皆著地望如王則太原琅琊李則趙郡隴西崔則清河盧則范陽之類是也自中正之官不設左戶之藏不備而肉譜之學世不復講姓氏散於天下所在而有不復土著所謂郡望者特空名爾惟涂一姓望於南昌而其族姓亦特盛於所望之地今猶古也唐以前未有顯者至南唐有涂廩者補豫章志

涂姓於此乃昉見於載籍在宋登進士第者有天明有正勝有
堧元有潛生皆洪撫間人二郡皆古豫章地也入 國朝以來
涂姓發身科第列官中外者比宋元爲盛然皆不出洪撫之間
否則其隣境也其他郡邑間有一二究其所自來其不自二郡
分也蓋鮮矣豐城曲江涂氏爲邑著姓予所及識者今廣東按
察副使涂君君自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一再出巡皆凜凜持
風裁今奉 璽書整飭兵備于海南予家瓊山時以內艱家居
間過予出其所脩族譜見示予觀天下姓氏不著地望也久矣
今人求王於琅琊太原求李於趙郡隴西殆猶昔人所謂求釜
錡錢鏹刀鈇於鐵爐步也名存而實亡矣孰謂數百載之下千
百姓之中乃有一姓獨著舊望如豫章之涂者乎蓋絕無而僅
有者也夾添鄭氏謂涂因水爲姓而今南昌志無所謂涂水者
豈古豫章郡兼今數郡之地而涂水乃在今他郡界邪否則古
今水名隨時改稱有不同邪或者又謂涂本古塗山氏南昌尉
始去土爲涂塗姓別出散處四方惟涂至今居洪撫之間爲多
豈皆南昌尉後邪二者必居一于此矣雖然王盛於琅琊以祥
覽兄弟之孝弟李顯於趙郡以贊皇父子之功業苟爲不然徒
假此以市婚矜世亦奚取其爲望哉予願涂氏之子若孫若曾
若玄觀副憲君之茲譜惕然感發以爲凡洪撫之間涂者倡使
皆如憲副君之邁往有爲於時則涂在今世亦將如王李崔盧
之在前代矣顧不偉歟予因憲副君請勉書以爲曲江涂氏族
譜序非但爲一曲江也蓋以告凡今之涂姓者云

吉陽裴氏族譜序

裴之先與秦同祖風其姓嬴其氏河東聞喜則其郡望也其始出自顓頊裔孫太僕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皐陶皐陶生伯益伯益生大廉大廉五世孫仲衍其四世孫軒軒生滴滴生飛廉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大凡大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是為秦始皇封之祖非子之孫封裴鄉侯因以為氏今聞喜邑城是也六世孫陵當周僖王時封為解邑君乃去邑從衣為裴裴之為義衣長貌也其後陵裔孫蓋仕漢為水衡都尉其九世孫燉煌太守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河東安邑安順之際又徙聞喜故裴氏在聞喜者為盛焉裴氏莫盛於唐而出聞喜者什七八如矩如炎如行儉如遵慶如濟輩皆聞喜者所出也而莫盛於晉公晉公十四世孫有曰塚者當宋之時為雷州守既而改吉陽軍軍即今之崖也其子聞義以蔭補知昌化軍愛崖之南瀨村山水之勝遂卜居焉忠定趙公忠簡胡公謫于崖皆主於其家忠簡以其為晉公後取左傳盛德必百世祀之語名其所居為盛德堂又為之銘云聞義子二曰嘉曰瑞瑞生鴻飛鴻飛生豫豫生德厚德厚四子孔裕孔明孔倫孔文其後子孫日以眾多族屬日以蕃大崖之稱官族者首焉嗟乎裴氏之盛自漢陽吉平侯茂始自是而後分而為西眷之族洗馬之族南來吳之族中眷之族不可一二數也而今皆不可考矣獨晉公之裔遷于海南者尚綿綿不絕如此豈非盛德之澤未泯乎入國朝以來亦多有顯者予所聞者交趾

鳳山縣令士能某江太守初所及識者慶遠司訓盛盛之子鄉
貢進士崇禮崇禮卒業太學其季琛又膺有司貢為太學生其
盛蓋未艾也崇禮來 京師以司訓先生命徵予序其所重脩
譜予觀其世系有圖紀錄有譜披閱之際一覽可以盡之予尚
何言哉特為考其族姓之所由得郡望之所由著使其後之人
有所徵云

瓊山沙氏宗譜序

瓊之著姓聞產十七八其來多在宋中葉以後惟沙世出自西
域則在勝國時來也元人奄有中國其官之正員率用其國人
暨西河備元而諸族運去物改不復能歸然徃徃循其故俗不
之變有能毅然變之而歸於先王詩書禮樂之教不謂之豪傑

之士可乎瓊山沙氏世居郡域之南橋相傳在勝國時有諱萬
金者由宣差任達魯花赤娶邑之烈艘藍氏女生子班其後北
歸遺藍氏及其子于瓊遂家焉元制凡郡縣正官皆曰達魯花
赤職任有大小而名稱無不同者今傳者止稱其官而不著其
所任意者宣差公仕他郡偶以事來瓊烈艘古津渡處於此濟
海遂娶藍氏去則遺之耶又濬幼時侍先祖思貽翁每聞其談
及元末時事陳子胡起兵文昌有抵郡城時安撫元帥沙某者
棄城渡海而北所謂沙元帥者公豈其族類耶然皆無所於考
矣雖然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苟能以德學傳家本之以
仁厚行之以信義禮讓以節之詩書以文之則可謂世家矣奚
必拘拘於其所自出哉沙氏之賢者曰玉字申美曰瓊字中某

曰瑤字中純俱獨行卓識所謂毅然變其舊俗者中美翁仕終
巡檢其子洪文遠習於禮而能文以春秋舉進士累不利今年
貢春官試中將卒業南雖臨行出其所脩家譜求序引濬兄伯
清中純翁之子壻也蓋於丘氏有連於是述所聞以引其首云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王公歿于王事郡人請于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
東卧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方公歿
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次者莫不哀之冀其更生及其既久
也拜其祠下者莫不慕之如其始死其質實者哀之慕之各以
其情而能言者又寓其哀慕之情於文辭之間積久而成帙其冢
嗣翰林學士一夔請予序其首古人有言盛德必有世紀若公
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忠愛二者汀人以忠
愛顏其祠節其一惠耳夫致身事君是之謂忠盡心卹民是之
謂愛公初奉

天子命來爲郡慕政平德孚九載如一日六邑之民合詞告借
藩臬以聞陟司郡刑寓忠愛之意於鞠訊之中獄以屢空民用
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乃正統己巳春鄰郡沙尤
盜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聚衆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
守賊圍數重樵蘇路絕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廩以濟守執不
可公移謀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完賊
退之後官軍搜山澤獲男婦避難者誣以爲賊公力辨之民得
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將又得汀民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

行誅公曰民平日輸賦稅以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為之
衛民不得已而從賊非其本心脇從罔治古典也守將不從公
力爭之且取其簿籍火之事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夏五月賊
又犯屬邑寧化報至眾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熾甚非王推府
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請行統丁壯與賊戰于盖
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降者三千餘人越二日復大戰于大
陂又破走之賊勢大沮公尅日搗其巢穴平有日矣不幸以疾
卒于營時 月 日也六邑之民間之如喪其父母然于香燈
具衰經者接踵于道嗚呼公所謂盛德者非邪德莫大於救人
死於垂亡出民生於既死公奉

天子命以司刑無事之時既免民死於箠楚之下不幸而遇禍
難又能免民死於兵刃之餘凡若此者無非以愛君之民也愛
其民即所以忠其君也忠君而愛民人臣之職於是乎盡而在
夫人者其德莫盛焉盛德必有世祀况又以死勤事合於祭法
是宜膺 九重之寵命享萬民之蒸嘗而無窮已也一時十大
夫哀之慕之為之詠歎歌頌不一而足是豈無徵之空言哉是
宜學士君為之哀集以傳也公諱 字 本姓謝氏今學士
君請于 朝復本姓云

百里回春詩序

百里回春詩者瓊山人士為邑大夫周侯作也或者傳至
京師予聞之嘆曰嗟乎侯何以得此於吾人也哉自昔民之疾
視其令若佐如人之患疢瘡投之以毒劑惟恐其不能去去之

又恐其不亟雖受鍼砭燔灼之苦不恤也又如人誤落賊圍中
鋒刃四面攢其身轉身動足輒恐為所中傷一旦幸脫離之愛
寐中猶為之驚悸也况肯既去而又留之留之而又為之歌詠
贊嘆不已哉詢其所以侯初蒞邑有部使者按部至郡微示月
所需意侯素廉貧無以應之彼怒形於言侯不得已借諸官六
之已而無以償後使者至典守者訴之邑之士民率醵錢以代
之償後使者知其故用是不拘以法既得請闔邑之民欣欣然
有喜幸之色其中能言之士乃至形於詠歌也如此然不敢立
以事言而謂之回春盖喻侯之德孚於民猶春陽之氣播乎物
也夫四時之序春以生物為功然其所生之物或形或色夭夭
然以舒暢芄芄然以條達而其所以生生者則初無跡之可見
焉侯之為治殆有類於是乎予不得而知也然邑之人士親
炙於侯政治之下必有所徵矣乎傳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史
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侯之謂也昔朱璟為郡守愛民卹物人
謂其為有脚陽春今吾邑人詠歌周侯之德亦以春言然則彼
哉彼哉其大暑之燥石流金祁寒之墮指裂膚者歟使者今皆
物故前使者不欲顯其名後使者豫章羅公經也羅公清忠公
恕持法而能用法外意君子人也噫温然若春以煦嫗吾邑人
者周侯也所以回春而使百里之間常發生長育如二三月者
非羅公之功而何予故牽聯書之萬里寓歸俾邑人士書于諸
作者之首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滕六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若樹
屏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
乎田塍之間其彌望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貿
易者恒晨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其
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
有榕樹榔榔之屬遠而望之鬱然深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
又據山水之勝而獨得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
因即其勝釐爲八景携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予爲同
學而特以序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卽山下出泉之
象而君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於山也有艮之
象觀於木也有升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止
也有兌之象於田而未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有噬嗑
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姓蒙也名亨也字時
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
之間顧瞻之際而八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
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咨講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
之民所以脩身致用之具盡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
間無徃而非易易之象無徃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之專
門以易其造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固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
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皆粹而幼悟蒙九二之
克家子其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爲序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允在覆載之中有血
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貢賦而已其四夷之
首長皆受封爵于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

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皇化一何盛
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
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
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

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刺加之有
國實我

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啓土者也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
屬於暹羅斛國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平虎門
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
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鯨徧徃支阿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
逮其回也咸至於是聚齊焉歲己丑遣使封其酋爲王建以爲
國自是允易世必請封于天朝世以爲常乃成化辛丑其國
王卒子當嗣位遣使臣備方物來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爲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
以爲仲仁此行乘長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真所謂汗漫之游
天下之大觀者咸賦詩壯之謂予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
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
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
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之絕

蹤詭觀者哉予聞滿刺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夷歲各
齎其所有於茲焉貿易種類恠詭物產珍異其尤異者距其境
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榦謀國者即所謂溜山也海水傾注其
名爲溜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即沉下而無
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歟又去古里西南舟行
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即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於常俗
尚和美民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珍美色色有之罔有欠缺
且地無雨雪霜雹惟夜霆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
界似指是歟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 誥封禮畢宣布
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
有瑰竒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廣其心胷增益其志識者矣嗚
呼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 命既下有議者
曰君官容臺十餘年于茲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于郊廟
及秩于群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
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歟又曰君發身文儒蘊有用之才
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
然用之則有時也倅貳京尹任亦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
及大用之階蓋駸駸于茲矣君胡爲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論
予竊以爲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
知君者也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

有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夷爲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爲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謂伯夷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夷非孔子所謂不器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深蓄德而廣積學器於身而不器於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况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道也烏用置忻戚於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不得意則戚戚然若不可旦夕生者此淺之爲丈夫者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予言而韙之或者退因書以爲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僑予再試春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命於戲人之出處固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而同矣而同之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苟同而已昔者顏回之於仲由別也行則曰何

以贈我居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別予以去也敢不竊取顏子相贈之意而爲之一言乎且予居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大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略也贈廷賓者止於是矣廷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俟

景泰七年

送山東張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聞時

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若曰惟天惟

祖宗全畀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爲齊魯之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輒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徃撫朕師乃惟曰其其人

皇上曰俞公受命卽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

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於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百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臨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爲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而無蹈其偏庶乎強教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善矣是卽

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爲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通滿九載

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 詔復留公三年至是將獻績如京師

邦人士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齋

咨涕洟戚戚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一何速哉始公以良二千

石超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邊方多事之秋中間王師有事於

崑夷者再寇攘荒札無歲無之疆域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

億曾無改於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爲給用於不

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於無可奈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於

十郡六十邑之間雖窮山絕徼頽垣敗屋之下無處而不到也

今制官以三考爲滿限稱則陟之公滿三考而又加一焉功課

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

天顏之覲過家上塚之便竟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回視

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柄用于時入典政本外營四方偕馳而

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之寄守一官之常遲遲至于

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齋咨涕洟以爲公去我

速也抑何歟蓋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即 朝廷久任公之意也

上皇皇於邊方亦猶下皇皇於室家也一急於謀國一急於謀

家是固不暇爲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爲謀是以專於一方久於

一官噫抑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歟矧今 上方

寤寐夾賢念切求舊所以為天下國家謀者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茲入 覲必將有不世之遇登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囿於謨謀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為哉予家瓊海去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釋其意且筆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璠瓊郡守吳琛聞而趨之請書于帛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廷壘在廣藩既滿秩復留三年閱寒暑十有三年茲將如 京師予既述邦人士之言序以贈其行矣而潘臬諸公又不遠千里遣倅浮海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舍甘棠下既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凡三章章三句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里遼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下也其當嶺海多事之秋百責所萃非止布其政而教行也人之思其德慕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剪伐敗拜也一時大夫士以至于輿隸小民所以嘆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固不得采而序之幸而潘臬諸公念寅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寓其意而特諉以予復之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之詩雖以叙情志別而公之操履氣節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亦不知所以言矣獨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功於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

予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儕類中最好頗稱能言者不能出一喙
播揚盛美以爲民倡顧使諸公先焉今諸公不見鄙又欲得不
腆之文塵珠玉之一而公亦不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忍以
瀆告爲嫌乎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
恒多懼向公居召伯之任凡事得以直遂固已多譽矣今公入
覲明廷

贈湖廣楊大叅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佐其長以
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簡中楊君宗器自登進士第
卽官于是凡三轉其階殆二十春秋矣今年夏五月大冢宰以
其名聞擢拜湖廣藩司叅政或曰君嚮所考者在官功課也
今君出叅藩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之考人也能
無慮乎惟楊子有言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
君既知所以治人矣猶夫所以自治者庸何慮焉矧君以閔大
博厚之器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前後
聯曹而共事者毋慮數十人內之百司外之藩服於凡百司之
職掌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賢否莫不有以察知其詳究極其實
而推原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
見其弊而不爲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卽其所以自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蒞事舉向之稽文核實於簿書之間者一一見之于躬閱實爲之際吾見其優爲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若之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爲所遺遺况有器局如吾楊君者久處鈞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回翔於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 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勛爲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 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爲之喜蓋以公道信於天下卓異之才卽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同淹於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同大夫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覲其道無繇茲幸拜 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而又適大夫人初度之辰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爲親也昔廬江毛義爲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爲之喜動顏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卽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垂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爲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 朝廷拔君於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之軍

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死生之必其一各止其所然後爲不辱所命不然其爲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而已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大矣可不懼哉是則所以爲君喜者適足可爲懼耳君行有爲詩贈之并祝太夫人壽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予序其端予故述所以喜懼之意以致朋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予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茲矣非獨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江浙提學憲臣缺當道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

上可之即擢浙江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理學政蓋精選也行

有日矣或者謂予曰子與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予曰某將勸之以講學或者笑予曰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爲師友並登顯要海內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 中秘雖爲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擢以茲任其文學固所優也于是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予曰不然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爲 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若童無慮數千有人其

賢否淑慝皆於我一人焉是賴是係目眴眴然以環視乎我口
呶呶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者待我以決陷迷塗者待我以援
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黯闇者待我以明汙濁者待我以潔悞選
者待我以立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挑闖跌宕者待我以約
束盤錯紛結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肺必事事
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来然後庶乎其
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類一行之少頗
彼且群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讟之蝟興可
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旦卒然以應
其無窮之求偃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
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教學乎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
於溫故之餘寓問學於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脩德業師
表天下用此道也予於仗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諛說者故於其
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
頷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時用通政叅議何琮文壁監察御
史馮定士定都給事中金紳縉卿給事中黃甄器之甯珣伯珣
聞予言而黷之請書于帛以為仗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予及六
人者皆仗和同年進士偕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 朝之薦紳大夫
士咸賦詩贈行虛首簡俾予言以叙其相贈之意噫予何言廷
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造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貳升長聲

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於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群燈中也如北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於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於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然惻惻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於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敏讀書而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予猶必以是爲言者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督海道同朝縉紳咸賦詩贈別通政叅議陳君時用侍
御魏君孔淵授簡於予曰請爲序之子觀諸君之詩所以道情

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子越產也知其地里為詳請以此序群王之首可乎二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為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於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為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於凡海濱之地皆然而尤注意於是拜焉蓋以境外即西南諸夷諸夷珎異所出得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寐雖伏歐刀者相踵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為邊鄙患故是拜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慮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徭乘我不備越境以為腹心之害則寇又自内生焉於是始撤外之藩籬以為內之捍蔽向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於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而之寄其為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名於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為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苟紆紆徐徐處平時履坦塗乘易為之機席可為之資雖有所為則亦無以異於庸眾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為而人皆不能以有為也而我獨優為之然後表表備備著見於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寧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覩村落之草莽試為我問諸海濱曰致此者誰歟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邦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道也

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於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出知蜀之叙州府其政聲固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今

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

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叙州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予文以故不敢辭予惟民生於三惟君惟親惟師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歷觀往古盡茲道者蓋鮮陳寵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任鍾顯以拾遺補闕雖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子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行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為美談况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孟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為至耳秦漢以來言治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號稱通儒者為足以語此也哉李君以經為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故於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皇上復正大統一新庶政而於生民利病尤切加意焉首舉

祖宗更賢育民之典去守吏尤無良者數十人妙簡在廷之
臣以補其處於是刑科給事中潘君本愚得福建興化府知府
廷辭有日凡鄉人之聯仕于朝者謂予以文字爲職不可無一
言以爲君賀夫以天子左右侍從之臣得一郡守古人雅意本
朝者所不樂就也而惓惓必欲一賀者誠喜其道之得行也士
之仕也恒慮不得乎上受上知矣或拘於職而澤不克以下施
澤得下施者又多不爲上所知焉道之所以常難行者坐此故
也今君輟法從之近以有民社之寄不惟心結於上而澤又將
得以施於下焉道其由是而行乎仕而行其道其於所學也可
謂無負矣蓋道出於天具於人全於聖人主其責者君也分其
責者臣也士生斯世所以學聖人之道而咸有志於爲斯世之
用者豈直爲身謀哉將以行吾道耳不得乎上其施之也無階
不親乎下其受之也無地得階以施吾道有地以受吾所施則
道行矣如是而猶有不樂焉志於行道者不如是已君學古而
通經其於致君澤民之道講明有素遭際

聖明出入禁闈爲

上所知首膺拔擢而付以千里生民之寄所蒞而治者又得夫
海濱鄒魯之地學道易使之民而其澤易以下流道之行也可
必矣敢以爲賀雖然道固行矣而未必大行也古今人以郡守
入登宰輔者徃徃而有予不敏他日尚當泚筆大書以爲得道
大行之賀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陳文惠公是已
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之人卒莫有能
優劣之者予竊以爲裁之也以力感之也以誠力則動以人誠
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噫繼韓之後有陳陳之後寥寥
數百年未有繼焉若今守吳郡黃侯豈非聞二公之風而興起
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公之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
惟除民害是急雖古今殊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
之心初與二公不異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而吾
都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異類冥頑不靈初非有意害
人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
肥已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心措意罔知紀極其害非在鱷
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然不知怪化化視視袖手旁觀而不之
問焉豈

天子命官之意哉夫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之
爲治雖不拘拘於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以繼陳
公之斷緒於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囿物以術術
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執又孰若一誠之爲至哉
是誠也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大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
神金石可洞豚魚可孚風可使之反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
河蝗可使之不入境珠可使既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侯誠
始終此誠而不雜則沂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治潮有
聲者二公豈得專美於前哉侯報政趨 朝書最將還府丞李

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爲侯贈予聞侯有志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儁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燁煜旁達四出則雖雜蓬藿瓦礫中而不可掩者自然迥與他物異小夫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况宜之通衢大肆中而爲深識廣見者所接近乎予友桐城章君絲綸世所謂賢儁之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知州事居憂解任起復爲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方其自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群吏伍宜若不復振作矣然治聲燁燁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

政接其容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 禁近時然及移應州

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之難爲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趙爲益著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玉隨所在而光彩燁煜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君其是哉雖然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殷較之前政奚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溫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於前異時鑄爲鼎以象夫物用爲璧以薦之天又將於是乎取之予交君久而知之有素蓋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卽其有之而似之者以爲君之官之贈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入國朝來瓊郡守以王伯貞先生為首稱先生吉之西昌人
吏部尚書文端公父也自時厥後能繼其芳躅者蓋不多見乃
歲辛丑安成彭公彥積以辰州守起復改知吾府事瓊人氏寓
京者聞命下走相報且相賀曰吾人不蒙吉人惠者七十餘
年矣十千十二支相配又踰十年始再得吉人豈天閔吾人困
斃已極而將甦之邪抑天生良守不易而郡得之亦有數邪謂
予不可無言以預為吾郡人賀予謂國家奄有四海而南北
之勢視東西為尤遠瓊在極南之徼又越海而過之吏于茲土
者恒遠其地而外其人仕而能不以遠近內外異其志節者閱
數十年人而僅一見若伯貞先生者非但今鮮恐古亦不多得
也嗟乎瓊之地之人固遠且外矣而中州士大夫仕於茲者亦
何忍以遠且外自待其身哉此無他中心無主因境而變逐物
而移耳嗟乎安得治吾郡者皆中心有主之人哉予聞父老言
伯貞大守澹然無欲忘已勢而盡人之情視民以子處官事以
家一時雖無赫顯功然在郡十有六年斯人之受其惠也多矣
今距其時近百年而人之談其美者如昨日然繼其後者非無
閩浙江湘之人求其心有主而不為境物遷者百年中所共稱
者止一吉人而已郡之人習知吉人之政之善意吉人無不然
也一聞吉人喜動顏色走相報且賀豈無故而然哉今彭公出
廬陵忠節之鄉為安成鼎族乃前提學東軒先生愈憲一齋先
生之從子文憲公之弟詹事公之兄以名進士擢任司理出知

辰溪綽有令譽家有宦譜鄉有典刑治有顯狀一旦而臨吾郡
吉人善政之效殆再見邪予與詹事同年登第交好者三十年
若兄即吾兄也故自公爲舉子時予已知之有素其不負吾人
之望也必矣吾郡之人再蒙吉人之惠也必矣故於其行述鄉
人意爲文以贈之公至郡貳守求豐楊君通倅文江楊君二人
者皆吉產也尚相與同心協力以甦吾人使郡人士曰前此一
吉也尚能爲吾人福矧一堂之上而三人合席也哉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昔皇極聖人歛時五福敷而錫之以福天下之民然而一人不
能以兼濟也於是乎就庶民中擇其秀而好德者福之使之分
土受民隨所在而福其民焉嗟夫天下大矣安得有福有德之

賢千有輩分布州郡間以福斯民哉吾郡去京師萬里中

士夫以其遠而僻也領郡去茲輒有不豫然之色惟鄱陽張侯
德威以太僕寺丞出知吾郡事命下之日略無幾微不平見
于顏面顧忻忻然謂其所知曰某平生有志用世思以所學推
以濟人微倖一第得一邑如斗大念惟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盡心竭力不敢暇逸方得有端緒
而遽有馬政之司徒以一事之任而僕僕奔走道路間今幸得
郡於嶺海之間地大而人衆如古侯封疆域然庶幾足展所蘊
以償夙志乎其鄉友大學生項森舉侯言以告予予惟洪範五
福攸好德其一也侯得郡於遐外不徒有安和之色而又有好
德之言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侯蓋有之是宜

皇極之君錫侯以二千石之福也侯真福人哉古人有言
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小人然非其人有福於已則
亦何所本以福諸人侯真福人哉所謂福者非他德而已德而
好之必猷謀足以造是福施爲足以成是福操守足以疑是福
而有以立富壽康寧之本然後斯民賴以安集成全之而不罹
於貧憂惡弱之極焉嗟夫吾郡吾人何幸而得有福有德如侯
者以爲之父母哉昔人謂部使者得人爲一路福星予則以爲
環千里而爲郡郡而有良二千石則亦千里之福星也分野于
斯居其所而有常舒其苦而又照豈徒行一時分一道而已哉
予老矣去家萬里欲歸未得何幸身親見一郡福星出自天駟
而駐景揚光于婺女之墟以敷錫我三州七邑之民之福哉故
不勝喜而序以贈其行

瓊臺會稿卷之四終

南昌縣學生員胡敏問校正

瓊臺會稿卷之五

瓊山丘文莊公濂著

序

送慶遠葉同知序

廣右地多徭獠其為居民害也久矣而莫若近時之甚蓋其性習兇獷輕生樂戰一聞赴鬪卽挾刀弩以從事惟恐或後顧惟財帛牛酒是好而自視其性命如草芥卽不幸斃于兵其父母妻子視之亦不甚惜且又習其山川險隘出入溪澗攀緣樹木如猿猱然而我官軍惜性命畏瘴毒而守將又多以謹厚存心每每以生事為戒因循苟且度歲月以湏更代而已間有撫機出奇者遇賊有可乘之機可用之間而權不已出苟或冒險為

之萬一小失利則怨讟加之矣甚或得罪焉以故賊勢愈熾而民愈不聊生民之居市井者藉城以爲保障負郭之田猶得以耕穫鄉落之民去城郭特遠賊之出沒無常而官軍不能以時救援方耕作而牛爲所奪遇收斂而穗爲所躪一牛之在至于數金破一家之產不能具一牛得一牛不足以耕一歲今歲僥倖以過嗣歲復然遂至無一歲不然嗟夫民以食爲天食以耕爲本今爲民不得耕則無以爲食無以爲食則富者不免於貧貧者遂至從賊將見民日少而賊日多其勢不至於盡爲賊也不止嗚呼居民何恃以爲生乎官府何恃以爲治乎予少有志於用世而於邊防機務頗究心焉然皆得於傳聞非日擊也今予交古端葉慶吉以鳳陽府同知改任於慶遠慶遠廣右之衝也夢吉亦嘗留心世務者幸因其行書予所聞者以送之俾即其地審其實焉果如所聞者否耶誠如是幸求所以備禦之方善後之計是亦其職分所當然也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知瓊之人士寓京者聞命下爭先走其寓舍瞻拜焉既退私相語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爲之守儒者也今年又得侯爲袁公貳亦儒者也以儒佐儒吾郡三州十邑之民庶其有瘳乎語既人喜動顏色明日走報予曰吾郡又得賢佐子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草木禽魚皆得霑被其教化沐浴其膏澤矣子寧不喜乎喜之可無賀乎賀之非文不可也顧今京師學

士大夫非無能文者必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賀侯
之文子毋庸辭予奉以文字為職且郡人也袁公之行既謬言
以贈之矣今侯之行又奚容嘿哉雖然侯儒者也不出戶庭已
於天下民情風俗無所不周知非必躬履其地耳聞目見然後
知也則於吾郡之民情風俗皆侯平日博洽中一事而又何待
予贅哉請言其略吾郡獨在海中廣輪幾三千里其地廣矣廣
足以有容宜其民之衆今反寡焉嶺以南自昔稱多奇貨而吾
郡所出者恒什八九其物產衆矣物衆足以自饒宜其民之富
今反貧焉 朝廷以其地去 京師最遠特優待之凡百徵需
比內地百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以自營宜其民之逸
今反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僅十餘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
者徃徃告飢府若州若縣學校共十有四科目外歲貢士計十
年總其凡無慮五十餘人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恒不多見
是五者宜若有餘而反不足夫豈無其故哉事之如此比者甚
衆是蓋其易見者也予竊疑之久矣每求其故而不可得幸侯
之徃試一問焉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之剔
其蠹塞其源逆閉其塗而復其常處則三州十邑之民信乎其
有瘳矣則夫教化之需被膏澤之滋潤庸有窮乎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職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故能共
成事功以著休聞於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不以利焉耳求
平太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段君汝濟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

於天官不遠數百里以書抵京師求予文贈之予於是不獨見段君之善於佐政而亦因以得周君之察察相得也古道不見於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於一堂之上苟不舞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斯可矣况望其相觀而善如朋友也哉諸君之爲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卽其求文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之義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並立如薰猶冰炭之相反也彼孳孳於義此汲汲於利其能以有合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守曰可而侔曰不可守曰不然而侔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同聲附和心不然而口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果安在哉 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濟以名家子發身儒科侔是郡今甫三年其優異之聲已燁燁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圖惟厥義於其終哉圖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間有守佐俱廉能者稱致墨書並褒而陞秩錫金必求平也夫謹書以俟

贈孫推官考滿序

舉一郡之事凡百政令皆於守乎屬所以輔守而使其政令之必行者理官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欲不能恬然以無事有事不能以無爭爭必有所不平不平則必平之於守守以德道之禮齊之政正之而民未必從也於是付之理官以法平之焉是

理官者輔其守以爲政者也守之位雖尊而不能必人之死生而理官則得考其情用其法令而死生之焉必使質者輸情斷者服罪生者斷德死者不怨然後稱其職耳蓋守者民之師帥而理官者民之司命也守得其人而又得明慎者爲理官以輔之則郡其有不治者哉永平府密邇京師其守佐之政之善易以傳達三數年來政平訟理之聲日鏘鏘然士大夫齒頰間所以然者有安陽周君爲之守明刑以輔其政者則雲間孫君士瞻焉君出自學校以經術緣飾吏事司理于永平三年矣今以考滿奏計天官周君走書京師求予文以贈之予未識孫君而知周君爲最深以周君之賢而知其所以輔之者必賢無疑也雖欲已於言得乎書以爲贈永平府推官孫君三年考滿

序

成化元年

送傅推官序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必於不得已可以已而不已焉是豈制刑之本意哉昔者聖王既制刑書頒之天下示民以不可犯復立刑官執刑書以斷天下之獄使民知是書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可犯而犯之必不但已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非豫以是待之也苟非甚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也必原其情揆諸理定以法比審故誤之因求法外之意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國家倣周典以建官內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理刑獄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菽粟稻梁之類所以養民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類

所以防民疾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以養民之生顧乃
鯁鯁然拮據傳致衆民之疾以施其吐下慰灼之方豈理也哉
瓊郡去京師最遠民俗視內地頗淳建訟怙法者固不能無
然愚昧罔知而誤抵于罪罟者亦多矣予去家也久於鄉邦之
事雖未必一知其詳然聞三數年來水旱相仍民多疢癘歲收
薄惡物價騰踊蓋必有以召之者昔東海殺孝婦天爲之旱
者三年意者刑罰有不中歟乃者盱江傅君用端以太學生歷
政刑曹謁選天官特擢爲吾郡推官受命之日卽介封部主事
左君時翊過予予一見之知其爲仁厚和易之君子也退而語
凡鄉人之在京者曰吾人庶幾其有瘳乎所以推哀矜勿喜之
心以生吾人者其在斯人乎回災異之變爲豐穰之祥者其機

在此乎蓋謂予宜有贈言予故推古人所以制刑及

聖朝設官之意以爲君告非欲君以姑息惠奸也君其念之哉
古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又曰刑罰不苛
是刑罰中教化君其念之哉

成化五年

送鄭鈞州序

問羊知馬機關鍵閉昔之人固有用之以成名者矣君子不取
也深文巧詆刺骨燔膚昔之人亦有任之以爲治者矣君子不
取也蓋用智者術數有時而窮任威者刑罰有所不能加若夫
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養德之中可以逆釐三神
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當之者意鎖遇之者心醉其惟
誠乎予友雲間鄭叔潤誠實人也質直而謹恪平生無偽言偽

行自其居家庭處里閭以至
 岸序登甲科所以處已
 惟誠焉是務無所矯飾天順四年以名進士拜知鈞州入竟
 初望車塵者瞻其容已動其心視篆之始拜階下者接其言已
 革其面未嘗任智與威而四封之內自然聞風而向化三年之
 間有如一曰今年以考滿來覲闕庭天官考稱將歸所治凡
 與之交好者需予贈言予惟叔潤之政治章灼人耳目如此奚
 俟予言為哉雖然叔潤固無俟乎予言予則不能以無言也然
 則將奚言耶不推明叔潤所已行而有驗者以瀆告之耳蓋
 是誠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歛之則成已施之則成物一念
 之至可以貫金石乎豚魚感鬼神動天地風可使之止旱可使
 之雨虛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鱷魚可使之不從於海

送穎州高同知復任序

嘗怪歐陽文忠公世家廬陵及其游宦四方歷守七郡所至如
 滁如揚如亳如夷陵皆不之思而獨惓惓於穎既去任而猶思
 之不置時時見于文字間迨其晚年得遂所請乃不復歸吉而
 終老于穎焉意其人民土俗必有異於它郡而足以感公之心
 而為所愛慕者不然故鄉飛鳥亦啁啾之言豈公徒能言之而
 不能之蹈耶及觀思穎詩集序所謂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
 水甘而風氣和然後知公之所以眷眷於穎者意有在也况今
 地在王畿內為帝鄉之方郡漸染
 聖化日深其民風士習必有非昔比者則夫今日之仕焉是也

其官閒無事之樂殆有過於吾人者矣泉南高明文顯莅茲郡者六年矣吏習而民安之今年以滿兩考來上天官績以最聞將俟九載而超陞焉其治下章獬等計其在郡之時僅餘一考慮穎人之不得久專其惠也欲言之而辭不足以達意謁予文以代之言嗟乎世之仕州縣者恒多以魚肉視其民民用是亦視之以寇讎一旦解任而去也如騎虎而待下而民之幸其去也如負芒刺而得釋况去之而復思思之而冀其復來耶由是以觀文忠公之於穎非獨其民俗之善抑亦公之德政有以感乎乎其人也蘇子由嘗稱公之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則公之所以得穎人心者其在夫予聞文顯之治穎亦有下相安之美豈其天資近道故其所行亦有暗合於公者乎不然何邦人之戀戀於文顯如是也文顯臨先賢之故郤治其遺民之子孫誠能體其心而施之不縱弛以寬不苛刻以察始終一數而不變焉則雖不能與之齊驅而亦可庶幾其萬分之一矣方今 朝廷清明尤注意於牧民之任未有庶幾如古者而使滯於常調也治行第一徵為公輔穎川舊有故事豈古有其人而今無乎文顯當是時其亦思穎否乎是為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國朝未縣令之制視他縣令秩高一等朝夕得預朝參他令則覲見有時也三年考滿得給 勅命他令則必待九載也善政著聞則不俟終考而不次超擢他令則必循資格也有所按問必待 上請他令則不待報而徑逮置對也均是令也而

朝廷待之獨優優之所以重之重之所以難其選也選之難也如此則居是任也夫豈易哉蓋以

天子輦轂之下百青翠焉百需出焉五方之民聚焉上有文法之繩旁有掣肘之拘下有摘紙尾之抗甚至有貴近之橋度法比之摘缺知識之請求而必欲一如其志以行難矣哉自非材行之卓持守之堅者不足以當茲任也求其足以當茲任者於今吾得一人焉姚君自明是已君廬陵人其先以旁累謫戍朔方因家焉發身戎行奮志經史一旦拔等夷而出以與天下豪傑比相頡頏非材行之卓不能也登名天府四至禮部得校官輒不就卒業大學幾十年斷斷乎其必得所志而後已然而弗偶卒亦末如之何今不得已始就舍選以出非持守之堅不能也古人有言窮之所養則達之所施以是占之則君之於是任優爲之無難者矣嗟乎天下事本無難者顧在我者有不足耳以我之不足故見事之有難非事之難無諸已也使在我者恢恢乎常有容地綽綽乎常有餘才灼灼乎常有定見卓卓乎常有固志則事之未來也有以炳其幾先其既至也有以中其肯綮其已過也有以得其歸宿則雖天下之大幾務之繁尚優爲之况一赤縣令乎此予所以斷焉知君足以當茲任而無難也天官卿承上命而以君膺是選真誠知人而君亦真無負所用也哉君之同學某某謂予與君有一日之雅需言以贈於是乎言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金陵莊瑩中以名進士擢知秀水縣其友李應禎求予文以送之且曰郡縣之吏難莫難於令而瑩中以妙年書生初筮仕即得令繁劇之邑命下惕然懼其難而尚所以盡其職者而未得其方願子一言以勗之予曰令之難矣誠如瑩中所慮者然其所以難者有三焉莫難於臨下莫難於事上尤莫難於律已盡是三難而無愧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偽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萃是數難於令一人焉必欲事事中其理人人遂其所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褊迫者難事也貪欲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也瑣細者難事也臨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之患難矣律已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遏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費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為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哉可不懼哉應禎再拜曰子之言至矣請以是語瑩中俾之思其難以尚其易服子之言於無斃於是乎書以為送莊瑩中赴秀水知縣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即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徃徃

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卽視州縣如階阱然惟恐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邪吏之未易馭邪政事之未易脩舉邪曰皆非也政以其胸中之勃勃然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郊迎令狐峒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昧首戎器卽以得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旣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媵阿隨人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毋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爲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久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處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

行遂文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贈孟縣張知縣序

會北張君景獻以昌平縣縣丞九年考滿陞知懷之孟縣行有日其友尚寶司丞江君宗海中書舍人張君升之輩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將請之大方家景獻曰必得某文時予方在告升之以文請予辭以疾明日升之偕宗海復來且曰張君慕子之文必欲得之子毋庸辭嗟乎予言何足爲人輕重而張君心欲得之哉予聞君山西布政公之從子福建僉憲公之

嗣也其學業得之家庭之授受者有素向丞昌平密邇京師且在 山陵下事煩劇而民難治君從容爲之綽有能譽其於治體固已試驗之有素况予視昌平不逮遠甚而令視丞其權任亦自不同譬之屠牛之刃不難於割雞豚彼大而此小也斷髀解之斧斤不憚於剝膚革彼難而此易也道瞽者之相不憂其步履之顛躓彼相人而此自行也雖然人固有能於大而不能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出沒於吞天浴日之波濤至於入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易者不見猛將乎能搴旗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優游樽俎間或至失匕著矣又有能助人而不能自爲者不見奕棋者乎能料敵制勝於袖手旁觀之時當局則或迷矣凡此皆所以論庸衆人也非所以論材之出衆人也材之出衆者天分既高而又假學力以充之持之以定志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事無大小無難易無人已一切優爲之矣是之謂天下之通才君得無近似之乎予力疾書此

以塞二君之請俾書之帛以贈張君之行君得無異予言乎

贈鄭陳留復任序

予官禁近居京師凡吾嶺南人游宦四方者無問識與不識人來自其治所者必詢其治狀治則爲之欣然否則不樂者竟日子友海陽鄭君暉之爲陳留令六年于茲矣人來自汴者往往稱其善不容口及求其所以善之實則相顧愕然擬議者良久而卒亦無以爲對嗟乎此君之治所以爲善歟老氏有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君之治殆近之乎夫善於治者無迹大凡存形迹者爲名者也苟行其所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異順民之天而不拂其所欲公是非而是非非之同好惡而好好惡惡之特其

耕焉吾不爾督也擇可勞而勞焉吾

不爾私也繰緒而織縷字幼而孳畜吾不爾程也其山有木可爲棺某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也夫然則雖無殊異之行超卓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多矣視彼煩禁令程功課要聲譽以希賞擢者其誠僞正譎之分奚翅天淵乎哉君爲陳留非一日談其善者非一人至求其實乃無一事可指言非無事也有其事而無其迹也無迹故無名無名故不可得而指言焉雖然日計不足者月計恒有餘在位無赫赫之名者去後恒見思抑孰知其不務一時之名乃所以垂久遠之名歟今君報政天官考最將還鄉人寓京者求予文贈之子多君善於治凡吾嶺南人仕中外者皆預有光焉故樂爲之書

贈如臯易知縣序

予友高涼易君立方以易經領東廣鄉薦今二十有七年矣數
試禮部得校官輒棄去游太學者久之然卒不能如初志也今
年夏拜命為揚之如臯知縣戶部主事蕭君有慶與之友連
過予徵文以為君之官之贈嗟乎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溢也
流之長其理然也君老於場屋深於世故一旦少試之以百里
之政吾知其無難者矣予聞古之君子四十而始仕植之於既
固之後決之於將溢之時故其於天道民彝物理事幾人情世
態時宜地勢官政吏弊士風上俗無不究諸心而求其故或得
之於簡冊或得之於傳聞或得之於誦誦或得之於談論或得
之於涉歷或得之於耳目閱世久而經事多其輕重長短大小
遠近厚薄迂徑險易深淺廣狹多寡強弱虛實高下明晦同異

詳畧繁簡羸縮淳澆真偽始終本末因革損益良苦新陳備全

常變先後久暫豐嗇利害成敗盛衰得失曲直誠詐是非可否

取舍好惡向背莫不的然知其所以如此與其所以必當如此而

不得不如此所不可如此而決不如此者一旦出而用之於時

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無不效焉者以故吏多善政國

無失治民得以遂其生物得以止其所有由然也後世則不然

矣夫以血氣未定之年而當夫人民社稷之寄歷世淺而練事

少徒恃其資稟而無問學講貫之功甚者負驕吝之氣懷苟且

之心其不至倒行而逆施之者幾希如此而欲求吏治之循民

生之安胡可得邪胡可得邪若君者可謂閱世久而經事多矣

海陵民得斯人而為之父母豈非幸哉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欲其強教而說安之也又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欲其順民所好惡也知所以強教之則不過於慈知所以說安
之則不過於嚴然必順民之所好惡而好惡之則其所以說安
強教者皆得其平而不至於倒行逆施矣如此而爲民父母庶
幾異乎未知爲父母之道而遽使之有室家者歟於是乎序

送南海吳知縣序

嶺以南邑之最大者莫如南海其最劇者亦莫如南海生齒所
聚商族所趨工巧所萃地利所出珍貨所居皆他邑所無有者
非獨嶺以南所無有雖吳楚之區亦鮮其儷且又倚郡郭下會
府所在使節所駐衆道所出諸蕃所會百責所委若他邑所不
能供者非獨嶺以南不能雖吳楚之區亦所不堪其大且劇如

此爲令者非有守有爲之士不能一朝居也建安吳克明以太
學生解褐得令于斯予素知其爲人蓋有守有爲者誠真足以
當是任哉蓋克明蚤以經術發身賢科不屑小成得校官輒棄
去游太學師友天下賢豪以終所業其志蓋將大有爲也而未
克試茲其初試乃得夫大而且劇之邑可以驗其守與爲矣夫
惟有守則物之干也漠然不足以動其心夫惟有爲則事之處
也犁然各得當其處物不動其心則大而視之以小重而視之
以輕有而視之以無硜硜乎不可入矣事各當其處則煩而處
之若簡劇而處之若易衆而處之若寡恢恢乎有餘地矣夫志
足以有守而才足以有爲則四海之廣機務之繁且優爲之矣
况彼區區百里之地尚得爲大以劇乎哉雖然有守者又有爲

之本也先正有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豈能有所為哉予因邑人士之請誦斯言以為克明之官之贈

送清江管知縣序

今制由儒而仕有二途曰科目曰舍法舍法循資以用常才而科目則以待非常之才焉 國初定制兼用之布列中外蓋均任也近世太學生得內任者十無一二而進士則十人而八九矣於是仕者遂至重內而輕外一登甲科則京秩乃其囊中物而視州縣之職如草管然不幸得之匪怒則戚嘻其甚矣惟有志之士則不然其仕也不必於內亦不必於外惟所用之而已固未嘗有所輕重於其間譬之金焉用為劍則以割用為鑑則以照用為戈戟則以擊刺用之而無所不可斯為良器苟金之

在治也躍出而自鳴曰我將為此而不屑於彼豈非不祥之甚

哉金臺管世隆以進士擢清江縣知縣 命既下人咸謂世隆

生長 輦轂下必將戀內而厭外而世隆方且治裝戒行無毫

髮不平意見顏面噫所謂有志之士非邪蓋君子之志於學也

將以用之用之於內則志於致君用之於外則志於澤民職任

有內外之殊而以行吾志則一也雖然澤民易致君難內之致

君也非夫閱歷之久倚任之隆聽信之篤未易以致其啓沃之

功而引之於當道以成夫治平之效若夫外之澤民也則隨吾

身所至之遠近所為之大小所轄之眾寡朝發而夕至矣苟存

吾心推所學盡其職以施夫及物之仁皆可以成一時之治安

一方之民而不負

大君之所命矣不負所命是亦致君而已矣奚必日侍左右近
清光而後謂之致君也哉矧民者君所藉以爲治者也吾能保
其民是能分其憂以安其位矣所謂致君也孰大於是方今
聖君在上圖治若飢渴固未嘗昵邇忘遠而掌鈞衡者又能
體
上之心將以均內外爲已任士仕斯時得外任者但患不能平
其氣以立其志焉耳有志於斯民惠澤洽於一方聲名流於四
遠則自外而之內由小而之大可計日而待矣世隆將之任則
同年進士有爲之求贈言者於是書以俟

送容縣林知縣序

平歲林廷輝鳳翔以禮經數至禮部連不偶今以舍選擢廣西
容縣知縣戒行有日鄉之士夫寓京師者謂予於鳳翔有夙
好來求贈言且曰先生明於治體何以教鳳翔予曰莫急於城
守有笑予者曰先生何迂哉城守者將領之事也而以責之長
吏是庖人不治庖而責尸祝越俎以代之也先生何迂哉予曰
不然使鳳翔令容在十數年前予勸之以此誠迂也又使鳳翔
得邑在齊晉吳楚之域而予勸之以此誠迂也今夫廣右之地
崗坻竊發歲無虛月曩時鷄犬相聞之處禾麻接畛之場今則
丘墟矣數十百里之間人煙蕩然僅存者孤城耳一方之民
人幸而不係繫於異類汗血於兵刃者咸假息於此與夫倚山
結聚以避寇者亦莫不睂睂引領恃此以爲聲援苟循故常拘
職守心心俱俱尚襲前人之故迹則身且非我有何有於民哉

是故雖有良法善政亦無所於施矣矧容之孤城守以羸卒數百前此亦嘗破于賊矣往事之明鑒也可不慮哉昔趙襄子使尹鐸爲晉陽而請以保障爲先君子與之彼全盛無事之秋且然而况此殘破之區乎予所以勸吾鳳翔以城守者此也鳳翔誠不迂予言先事而慮不以無事而怠弛不以有事而失錯兢兢焉如慈母之鞠其病子撫摩愛惜既恐其舊病之不去體復慮其新有所加也如舟人之操陋舟謹其出入見雲而思風未晚而思歸泊之地時時視其罅縫恐水之或滲以入也如病者之畏風扃其戶塞其竇又必厚其衣衾或坐或卧必擇夫溫煖之所恐其或有以致之也若然則民得所保障矣夫然後以發其政以施其教尚何往而不可哉笑者聞予言而心醉遂請書以贈鳳翔予載告之曰季路言志於尼父欲因師旅饑饉之後期以三年可使其民之有勇知方鳳翔今得邑於容庶幾近之其尚知所勉哉

送鄉友富川蕭知縣序

鄉友蕭君忠以太學生釋褐爲富川知縣將之任友人符君文質謂予曰凡吾同郡之士出自學校謁選天官者拜命之官吾子皆有文贈之蕭君子同邑又相好其不吝於言也必矣敢以爲請竊惟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予也業儒而貧仁道之大又非所敢當故惟竊仁人之言以爲吾鄉故舊朋友臨別贈非敢公言於人人也傳不云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爲治莫先乎禮讓也吾願君以禮待人史不云乎吏以案牘爲

師是居官莫先乎守法也予願君以法持已或曰先王制禮所以治躬非專於人也 朝廷立法所以治人非專於已也予言無乃偏乎予嘗觀夫世之爲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知正已僅得一官自視哆然其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如仇隙獨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爲士吾以人而治人易地則皆然耳吾之待人也_禮不以禮可乎已之身率意肆行舉手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從事司空城旦書專恃柱後惠文冠公以責諸人曰某家於某事可案某人於某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合法否乎噫斯二者天下爲長吏者之通患也是皆予與君在學校時所親見者也今君荷 國家作養厚恩一登仕卽膺七品之秩有百里之地慎毋效尤則予贈言之意亦諸友同贈之盛心也

送鄉友茂名曾知縣序

正統甲子予叨發解鄉闈同學之士偕升者五人出而仕者今惟予與曾君子華焉予以歲甲戌入官 禁林君屢上禮部不利又十年始由太學生需選銓曹適 朝廷憫嶺表之民罷於寇攘命其人士還吏本鄉又用大臣言推擇士之當銓者爲州縣正員用是君以選試得爲高州府茂名知縣高瓊隔一水耳其土俗民情大抵相似士大夫學成而進用于時親蒙天子簡拔而授之以字民之官有人民社稷之寄且又得夫隣郡之邑平日習其土之俗知其民之情其政易施其化易流亦可以行其志矣所惜者寇盜傷殘之餘民生凋弊之後無施政

教之地焉耳雖然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古之人所以揚
休聲著偉烈者往往皆自茲起彼紆紆于于當平時履坦塗乘
可爲之機席可爲之資雖有所爲則亦無以異於庸衆人也惟
夫時之不可爲而人皆不能以有爲也而我獨能爲之然後顯
其才猷之超於人人焉耳茂邑之在茲時正當危急之秋殘民
之聚於孤城也喁喁然澌澌然如魚之在涸轍相濡以沫相啣
以濕以待夫春水之至正君子施德行仁之時也飢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所謂事半而功倍茲其時與矧今

聖明在上視遠如邇方更化以善治恩流而威張彼弄兵潢池
者特假喘息須臾耳豈能久哉君行矣宜疾其驅大將出師亮
渠授首有日矣嚴霜之後必得甘雨所謂洗濯而滋長之者令
尹之任也君行矣宜疾其驅毋使斯邑之人翹首以嗷嗷曰吾
父母之來胡徐徐耳

送新喻沈縣丞序

石康沈環廷珍者前侍御公諱福之子也公登永樂乙未進士
第擢官內臺嘗出按陝西交南所至持風裁肅憲度而在交南
尤著聲稱交之遺民有仕中朝者至今猶稱道之臺臺不絕口
廷珍甫三歲而侍御公捐館舍鞠於其祖封御史公蚤游邑庠
累試有司不如志尋貢入太學需選銓曹今年春釋褐拜臨江
之新喻縣丞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過予求教言予喜其以官
家子發軔仕途卽得文獻之邑佐其長以涖夫醇厚之俗朴茂
之民所以承先志階顯仕皆自此權輿之也夫天下之事莫不

有所始作衡者始於權作車者始於輿廷珍之爲丞于斯其仕
宦之權輿歟夫有權斯有衡衡必成然後用以平有輿斯有車
車必成然後用以載懸衡以稱物至於千萬鈞之重駕車以運
行至於千萬里之遠推原所始皆起於方寸之權數尺之輿焉
士之仕也始於小而後至於大自夫近而後達於遠亦何以異
於斯哉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將有爲也必先謹之於始始之不
謹末將如之何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廷珍初有官守卽得百里之邑而佐之其於臨民蒞事之初尚
當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孳孳汲汲如有不及端爲政之本培進
身之基以爲他日遠到大施之地所以光復前人以成其所未
成之志其在此乎其在此乎於是乎書以贈

送瓊山胡縣丞序

瓊郡轄邑十而瓊山爲附郭邑罄九邑所有不足以當其半其
生齒之衆地利之富人才之盛風俗之美皆他邑所無者非獨
是九邑之所無雖海以北諸郡亦有未及者東坡伏波廟記所
謂衣冠禮樂班班然者似亦指是邑而言耳他恐不足以當之
夫當東坡南遷之時蓋在宋中葉以後也當是時其衣冠禮樂
蓋已彬彬之盛如此矧今距其時又四五百年也耶常聞父老
言洪武永樂之間吾邑人處鄉落者務本業勤生理質朴謹愿
有老死不識城市者聞以事入城親友共祖之惘惘有離別可
憐之色如將萬里行然爲士夫者守庶隅敦禮義有爲不義者
衆共嫉視之如怪物焉所謂珥筆終訟之風無有也自予少時

猶及見之其後也長民者習知其故謂其無能爲也乃聽吏民之狡黠者以爲腹心任廝卒之獐惡者以爲爪牙於是苞苴之魚肉之草芥之寇讐之禽獮而草薶之挾其口而奪之食把其臂而奪之衣剝其襁褓而奪其赤子凡可以恣吾之欲者無所不至焉於是乎民力始困民財始竭民俗始變而珥筆終訟之風起矣蓋在某時某人爲邑時始也嗚呼斯人往矣而財力之困至今猶未甦風俗之薄至今猶未復告訐之風至今猶未息嗚呼是孰爲而孰致之者已往不幸繼其後者當之自非立心堅定見理明白以慈祥凱弟爲心直有志以盡夫父母斯民之責者不足以革此時之弊而復往昔之盛也豈不難其人哉靖安胡君克明以大學士釋褐承順德之南河尋丁內艱今起復而補其考於吾邑予曩時嘗識君於予友進士涂君所信所謂慈祥凱弟之君子也以慈祥凱弟之人泣衣冠禮樂之俗果盡吾之心而不偏聽獨任焉則民生之不甦風俗之不復珥筆終訟之民不之化吾未之信也予也生長是邦遭際 聖明得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愧無毫髮以裨益吾鄉人父老也故於君之行重致意焉倘不棄予言俾吾人受一分之賜區區之至願也是爲序

送鄉友南平劉縣丞序

萬全劉君文冕以上舍生解褐得丞南劍之南平將行鄉友王某謂予曰文冕之官子將何以教之予曰文冕誠直士也惟誠

且直川之天下且優爲之况一邑之佐乎哉予雖有言亦不能加文冕之所有矣且知以察物物固不能超吾鑑燭之外然遇精於知者則吾之知窮矣術以圍物物固不能逃吾鑑燭之下然遇巧於術者則吾之術敗矣文以致人或可以得志而遇深文者或反以見詆法以繩下或可以逞欲而遇侮法者或反以見中已以機心待人人亦以機心相待此感彼應理勢必然未嘗爽也又孰若吾誠心直道之自然哉以是守已則正而大以是待人則平以和在已者不勞在人者不疑視彼之立崖岍張機關設城府脩邊幅者非獨勞逸之懸絕而異時所收之效亦萬萬不侔矣老氏所謂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史氏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豈不以是乎况文冕之誠直出於天性非悅其爲美德而勉強以服行之者也苟存是心孰是道始終不渝而窮達不變焉雖其發政之初未必竦動衆人之視聽而懾服其心志及其久而習也則帖然以服恬然以安沛然有餘而可收遠大之效矣幸以是告之勉其謹服之毋歎不必他求

送鄉友某主簿序

浙西財賦甲天下一郡所有可兼乎一藩而一邑之所有又有一郡之所無者誠計以古者分田制邑之法則郡可以當他處之藩邑可以當他處之郡守可以視方伯令可以視郡守矣然則官于茲地者名雖卑而實則崇也與鄉友某以大學生解褐得嘉興府嘉善縣主簿或者爲之不平曰君身發學校回翔仕途寒暑歷十數變矣始得一官顧乃與出他途者同資調豈非

左歟又曰君敦厚而開敏周於世務達於人情使得一郡而佐之一邑而令之庶可以展其驥足顧所主判者乃區區一邑之簿書昔人謂長材居矮屋者殆君之謂與予曰士君子學成而仕也將為其名乎抑取其實乎苟惟名之是徇則秩之卑者固不若夫崇小者固不及於大如惟實之求則財賦之多與人民之衆者固加於寡與小矣今夫天下之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固有一府之大而財賦以石計不盈萬人民以里計不足百而嘉善之為邑石以計其賦二十有三萬里以計其民一百八十有奇名雖曰縣實則下府之所不如也彼偏州小邑賦不能千里不及十者折而分之奚翅可十數哉君判邑於茲其措置之煩徵輸之夥盖有中府貳倅所無者焉可例以卑瑣視之哉知今

朝廷厲精圖治綜覈名實會計功課必以多寡為差君誠能盡心職業斤斤焉惟實之是務不尚虛名以圖實效脩己必有實德愛民必有實惠蒞事必有實力待人必有實禮使政務脩舉而功課優異則祿秩豈終於卑而不崇哉於是乎書以俟時成化十年

送黎教授序

道之於天下也無乎不在而必有所寄焉寄之於人不擇其地人而生齊魯河朔之間有得是道也道之任固寄乎是人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於斯道有得焉道之任亦寄乎是人也得道有淺深而所寄之任亦隨之而重輕焉盖天出是道必昇諸人人有也而不人人知人惟不人人知於是有先知者

天必命之以所知覺所未知而以斯道之任寄焉初不計其地之遐近內外也豈惟民哉人君之任人也亦然予友黎浩然先生以潞州學正陞起為河南府學教授奉

天子命掌千里教所寄之任亦云重矣夫河南乃中州大郡周漢故都二程夫子之故里先生起自嶺海來教於斯據師席以為其郡人子弟矜式身任夫風化廢興人其盛衰之責豈非以其道歟自孔孟後道之不明不行千有餘年二程夫子始奮起於河洛之間闡明斯道巋然為百代宗師其嘉言懿範載諸方冊學者家傳而人誦之雖萬里猶中州也况於中州者乎又况在其故里者乎予知先生之道易行也必矣夫以儒先之道還行諸其故里以教諸其後人譬則操海舟而泛之於海駕陸車而馳之於陸地與器相宜無難也已雖然道亦未易明以行也有舟與車而後可以行海與陸無舟與車與有之而非泛大海馳大陸之具則亦有所不行矣經曰惟教學半又曰教學相長予敢於先生望焉是亦責備賢者之意也是亦朋友相規之義也

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為詔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予嘗循滇江而上下登黃岡之野翹首東北望山林岡埠燁燁然猶有英偉之氣蓋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

古而蓄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
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潯郡文
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交游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
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
吾嶺南亘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
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
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予請以意言
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間有唐三百年來
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變曼胡之纓尚
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
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
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
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
散於衆歟惟專故大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
不可必得然於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開而廣之引
而長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開發啓迪之功所
以不能無賴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送鄉友林茂才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群試於 奉天
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
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醵錢具酒殺飲食之於城東佛舍
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若華鏡歌鼓吹兮協以

枯楊皇考千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
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有新廟貌兮高渠渠峩峩其
冠兮講唐虞誦誦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有魚鄉人往
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且
奔趨歌竟杯行無筭談笑謹謹以罄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
踉蹌起舞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歛容端坐兀然不出一
語有問焉唯唯而已衆莫不驚愕歎羨其克已之勇而折節之
峻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
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中物謂
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爲有司勸駕
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今
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歛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
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爲非邪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輒邪明
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予不見夫秋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
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水
而折衝岸而崩泛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排迫
則怒號哮吼聲震遠迤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
濫者歸故道䟽而成川潴而成湖渟而爲淵平鋪漫流隨山曲
折因風成文可泝可沿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盥
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漑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
水卽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絕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
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汗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

茂才矣夫人至於歛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
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
齒且明晉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已出哉衆聞予言歲以
爲然滿口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增臺會稿卷之五終

新建生員戴士民校正

